



四書待問卷之五

四書互義



臨江蕭

鎰



孟子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然則孔子仁管仲正桓公非與

以桓較文彼善於此要知挾天子以令諸侯先詐力而後仁義皆二王之罪人特孔子聖德寬弘時或不揜於善孟子衛道自任故絕口不談○聖人於人苟有一善無不取之桓公管仲有

功於天下故孔子稱之若其道則聖人所不取也

晏子在齊固無功烈之可言若管仲者孔子盡稱之矣孟子何譏之深耶

孔子所稱其攘夷狄而安中夏也孟子所譏稱譏其舍王道而霸行術也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之譏奢而犯禮之譏固未嘗畧况世變日下使孟子而不復譏其舍王用伯之罪則人將趨於伯矣孰從而返之耶以此防民猶有申商之

臣瞿啟甲呈進

徒以詐力強國而甘處於伯之下者

孟子言浩然之氣孔子言血氣未定方剛既衰果有二氣乎

氣只是一氣但從義理中出者則為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而從血肉身身上出者乃為血氣耳

好色好鬪貪得所謂氣壺則動志不得其養而妄有作為者也戒色戒鬪戒得勿忘其所有事則得其所養而血氣亦浩然之氣矣而果有二

哉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中庸
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

仁智有自為體用者有相為體用者以自為體
用而言則仁有仁之體用知有知之體用以相
為體用而言則仁為體以知為用知為體以仁
為用學不厭者智之所以成物教不倦者仁之
本於成己故成己言仁之體教不倦為用學不
厭言智之體成物為用此以仁智自為體用言

臣瞿啟甲呈進

之也學不厭為智之體教不倦為用成己為仁
之體成物為用此以仁知互為體用言之也苟
成己之仁有所未至則此心未能以勝私而其
為教也將不免於倦矣學不厭之知有所未盡
則其終將至於喪己而其於物也安能保其必
誠乎

知者動仁者靜此知仁之體若言其用則靜中
有動動中有靜自知之動仁之靜而言則成己
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自仁之動知之

靜而言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知在我仁在物動靜體用之謂也

盡性以成己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知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我愛自人得而人亦然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為成德入德之殊而已

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是以仁智合而為聖也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則以仁對

臣瞿啟甲呈進

聖言始終聖智則以智對聖言何與

仁智皆以理言聖則造其至極之地也仁智所以入聖而非離仁智以為聖仁智同是此理聖則充此理到極處非于仁智之上別有一聖也夫子言若聖與仁是以仁次聖而非以仁對聖孟子始終智聖是以智先聖而亦非以智對聖也自脩

智者知之至仁者行之至聖人生知安行又極其至之謂也

宰我子貢有若論聖人與顏子高堅前
後之論孰優

伊川固云三子之論皆非言聖人者如顏子但
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蓋語聖人事功之
則凡智足以知聖人者皆有以識之而語聖
人道體之妙則非去聖人一問者不能如此形
容之也

子貢禮樂德政之論與論語日月宮牆
之喻孰切

臣瞿啟甲呈進

子貢禮樂之言體用該舉比之宰我有若已為
詳盡更以宮牆日月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之喻
參之蓋知夫子之所以為曠古今所未有而子
貢所以為善觀聖人也

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子言
必道性善

孟子亦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
亦少說須知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成之者性方是說性與天道孟子不曾說上一

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孔子說得高孟子說得實

人有恒言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何以不及格致誠正之事

人之恒言雖曰有序而但及其外大學之道則明德新民本末具舉大學亦云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蓋言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而措之耳

中庸言誠之孟子改言思誠中庸言形

臣瞿啟甲呈進

著動變孟子止言動

思出於心心存於誠則常思所以誠之學者於此用功尤為有力動者正指上文獲上信友悅親而言也

孟子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馬瘦哉觀人之法如是觀人之法如是其詳

觀人之法有迹其事行而求其心者有見其容貌而知其心者蓋人之一心不能無善惡邪正之異其生色也即著于外至於用事必有伏機

故於其行事也非熟察不能明其所蘊容貌則一見即能知其所存是觀人之法求於行事者不得不詳而得其於容貌者無待於詳也自脩孔孟言同而其為說則異孔子為旋觀其為人而設孟子則一見而識其大剛

義之實從兄是也中庸却言義者宜也尊言為大

義謂得宜不獨尊賢五典君臣亦曰有義無非宜也但從兄乃其切近而精實者蓋義主於敬

臣瞿啟甲呈進

敬莫先於從兄從兄乃義之最先發處由是而尊賢事君皆是此義充之仁之於親親仁民愛物亦然

孔子以子產養民之惠為君子之道孟子則曰惠而不知為政養民之惠獨非政乎

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乘輿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必若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然後謂之

政孟子以所見言之耳

孟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孔子言必信行必果

必信必果亦異乎小人之無忌憚者蓋亦志乎善道特所見者小耳故孔子言士則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知硜硜者之為小人則知惟義所在者之為大人若無小人之無忌憚者不信不果而託於唯義所在尚誰欺哉

臣瞿啟甲呈進

孔子自言述而不作孟子言作春秋

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名位而已賞罰刑戮不行焉孔子以一字為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之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亦述之而已

責善朋友之道與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何以異

朋友以義合者也責善亦忠告善道之事不可

則不得止然忠告善道不可則止則可以不
辱責善不可而後止其能不辱者幾希矣
孔子於友道欲其全孟子於友道欲其盡責善
已不能如忠告善道之渾厚况又不可而不知
止焉豈不愈扞格而難入乎孟子蓋為子父責
善言之

公侯皆方百里孔子謂顓臾在邦域之
中百里之國果能容五十里之顓臾乎
禮言周公封曲阜之地七百里故詩云奄有龜

臣瞿啟甲呈進

蒙遂荒大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則顓臾在魯
地七百里之中是七百里者合附庸言之也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
食重與孔子去食之言不同

子貢善問直探理之至極故聖人明信為本以
示之若任人則徇乎人欲其問之意固以食色
為重若告之以盜不食而死必以禮食則禮不
盡而意有窒非啟告之道也故獨循其本而告
之使之反其本而知理之不可易者則其說將

自窮與孔子之意蓋無殊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果足以盡堯舜之道則以孝弟為士之次者非與孝弟之道通乎上下堯舜人倫之至亦循是道而已所謂舜盡事親之道而天下化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也若夫堯孝弟有得於人之稱譽而施於事為或者爽於世用是殆本立而材不足者但能使其身無過而已謂之得已可也而何益於人之國哉是故均是孝弟也苟能充之

臣瞿啟甲呈進

則法堯舜而可以為堯舜苟不充之則不過為士之次而已

朝聞夕死則道未易知也而孟子曰夫道豈難知哉人病勿為何也

孝弟之道具於人心最為切近而易知為之者即其所知而推致之自事親敬長以致事事物物各盡其道是亦堯舜也已若孔子所謂道則事物當然之理無處不有固難周知故以得聞為生順死無遺憾也

君子不亮惡乎執與君子貞而不諒何以異

孔子言貞諒在其中者也對貞而言則其專於諒者未必諒也未必貞者以己之私意為諒而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亮亮之正也如孔子所謂友諒是也

存心養性便是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否

孟子存心養性便說得虛論語居處恭執事敬

臣瞿啟甲呈進

與人忠是教人就實行上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樂與朋友自遠方來之樂同乎

此樂與有朋自遠方來之樂同而有大焉故集註以為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也

孟子仁也者人也中庸仁者人也

孟子以體統言之中庸以對義者宜也言之孟

子言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中庸仁者人也
是以人身自有生意而言故下文言親親為大
是不同

曾點浴沂詠歸有聖人氣象而孟子以
為狂且謂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

狂者立志太高舞雩之事

落是先風霽

月然終不到聖賢地位者為其志太高而行不
揜故終歸於狂然人品自是不同故聖人晚年
常難狂者不可得見

臣瞿啟甲呈進

狂者志大高而行不揜志高故見大意行不掩
故不入於聖人之室

四書待問卷之五終

臣瞿啟甲呈進

四書待問卷之六

臨江蕭鎰編

論語

學而

人不知而不愠而曰莫我知也夫則似不能無愠者

人不知而不愠此成德者之事若聖人則不怨不尤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則亦何愠之有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言鮮則未是絕無孝弟之上猶未免或有犯上之累耶

孝弟之人資質粹美雖未嘗學問自無世俗一等粗暴氣象縱或有之終是罕見若言粗暴大過可保必無蓋孝弟之人好處之分數多不好處之分數少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則犯固逆德也及子路問事君則曰勿欺也

臣瞿啟甲呈進

而犯之可乎

事親有隱無犯事君有犯無隱以不順犯上則為逆以直諫犯君則為忠然必有勿欺之實然後為忠不然不免為逆德矣蒼叢

巧言令色既非仁矣何以又惡訐以為直以色厲內荏為小人

巧言令色者致飾于外務以悅人亡其本心之德者也若訐以為直色厲內荏雖與巧令不同原其矯情偽飾之心實巧令之尤者故聖門惡

之又曰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忠信傳習曾子所以日省其身者若夫
學者之所省亦此三者而已

曾子之省身者如此若夫學者之所省則不止
此事見有不足于孝與事長有不足于敬與行
或愧于心而言或浮于行與欲有所未窒而忿
有所未懲與推是類而日省之則庶乎可以及
曾子之省身矣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

臣瞿啟甲呈進

文約之以禮學文在先

博學於文不說道未能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
須是一一先有了方可學文且如今有人入不
孝出不弟孝親不謹出言不信於衆又不泛愛
於仁人又不能親說道要去學文實去學不得
○則以學文之文詩書六藝所以習其事小學
之終事也博學於文格物致知所以明其理大
學之始事也孝弟謹信愛衆親仁未有餘力而
學文則非所以為學學文而不約之以禮則亦

徒博而已此先後之序也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行先於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行忠信文先於行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職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大學之事先行後文內由以達外先文後行由外以及內學文之文詩書六藝所以習其事文行之文格物致知所以明其理學文之文小學之終事故先行于文文行之文大學之始事故先文於行

臣瞿啟甲呈進

則以學文集註所重在文文質彬彬所重在質

以文對質則為文采之文因學而言則為射御書數之文

子夏言事君能致其身夫子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致身謂不有其身蓋國而忘家公而忘私之義非致命之謂也此概為事君者言之若大臣則

當不從君之欲必行己之志蓋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非枉道以事人之為也能致其身者事君之職不可則止者大臣之義若不能以身殉道雖致身何取焉

君子不重則不威既曰君子果有不重不威者乎

此君子只大槩言之非專謂成德者也

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何以又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臣瞿啟甲呈進

聖人固未嘗有出位之思而時君大夫之望聖人則以德而不以位也聖人豈不欲其道之行哉有其德無其位則不謀其政耳及其至於是邦必聞其政其則盛德光輝之接於人而人自敬信以其政而就問之耳如齊景公季康子之問政皆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者也然則不謀其政者聖人守官之法必聞其政者其時君大夫秉彛好德之良心乎蒼叢

子貢稱夫子溫良恭儉讓而門人稱其

厲威

有聖人德容之盛有聖人盛德之全光輝之接於人者德容之盛也中庸之氣見於容貌者盛德之全也自其德容之盛者而言則為溫為良為恭為儉為讓皆足以觀聖人自其德容之全者而言則非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不足以為聖人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與孟莊子之孝同乎

臣瞿啟甲呈進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不忍遽改乃見其孝莊子之父獻子自是賢人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守父之政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其所以難能也

夫子言不患人之不己知矣又曰莫我知也夫

學者當致知於人以求其已行之迹篤行于己以盡其可知之實真積力久充實而光輝不求

知於人而人自知之故不以人莫知己為患至若聖人之德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自然上達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固無以異於學者然其所以不怨不尤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者其精義入神蓋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故曰莫我知也夫自脩既曰不患人之不己知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則又似求知於人者以好名為戒則求其在我不求人知此固然矣

臣瞿啟甲呈進

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敝有甚於好名者故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猶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而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其言不偏不倚表裏俱備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集註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孔子三言不患人之不己知下文不同有以異乎

聖人之言若同而意皆別患不知人者患其取

友之差病其不能者病其有所不能于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其可知之實而後人自知之然亦非務為灼灼之行以蘄人之必知也

為政

聖人生知安行宜無待於學及其學也亦何待於十年十五年而一進邪

聖人生知安行有見夫義理之在人者不啻如饑食渴飲之急十年十五年而後一進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至而不敢自信必反

臣瞿啟甲呈進

覆參驗有以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焉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

志學章知行之分

志學欲行而以知為重而立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言知之始不感知天命耳順知之至而立言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行之至

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夫子五十而後得為君子乎

天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天理之本然也

知命之命則兼氣稟秉言所謂莫之致而致者也知定分之不可易而能審于是取非舍之際而無趨利避害之失所以為君子若聖人則窮理盡性明于事物當然之故知極其精而是非利害有不足辨者矣

知天命是知天道流行而賦于物者以其理言之也知命是知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以其氣兼言之也

命同是天之所賦者天命之理尤微於命而分

臣瞿啟甲呈進

之理惟聖人之於天道固已脗合而純亦不已則知極其而精於是非利害有不足言者然後知命分之分君子所能知天命之命非聖人不能知也

父母惟其疾之憂父母憂子之疾乎子憂父母之疾乎

武伯貽親憂處多故聖人以此箴之以疾貽憂此人子無可奈何處與其他招憂不同故集註云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義為憂而以

其疾為憂乃可謂孝

君子不器子貢以達稱則可謂通才矣
何以夫子曰女器也

子貢識見高明通達理事而施之于用有不能
周故未至於不器夫子以瑚璉比之要足以當
器之貴者亦有用之成材也然瑚璉但可施之
宗廟而已豈非適于用而不通相通者與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行在言前忘言可
也而猶有事於言乎

臣瞿啟甲呈進

此為子貢多言發之聖人亦曰敏於事而慎於
言敏於行而訥於言何嘗教人使不言者但有
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耳

夫子嘗言闕疑矣至君子有九思則曰
疑思問疑而思問者當闕之疑與有不
當闕之疑與

疑而闕之者恐其是非之不當故擇之精疑而
思問者恐其事理之不明故考之詳既能闕疑
而不輕于言猶必思問以求解其惑則可謂好

學也已矣闕之為言欲其于可疑之際闕而不
言以待於問思之為言欲其于所疑之闕必審
於問以求其理是則所謂闕疑者惟恐其擇之
不精非謂疑則不必問也人之於學多聞固不
無疑疑而不闕則未免以己意相度其必強以
所不知為已知者甚至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
於是物之理愈惑矣然雖能闕疑而於其可疑
者不思有以問之則疑而無以自釋理有不明
終亦必惑而已矣自脩

臣瞿啟甲呈進

論語兩言多聞多見于祿章以聞主言
見主行第七篇以聞主行見言主
聞見互相發明多聞固是欲言多見固是欲行
然亦有聞之而行者見之而言者此慎言慎行
與從之識之無所不可也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聖人教人
豈真以是求祿耶

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
之道也聖人之心亦以為脩其在我者而已其

得祿與言與否非所計也所謂祿在其中如仁在其中樂在其中餒在其中皆本乎此而得彼之辭也豈真教之以是求祿耶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學與言行有辨與既學矣慎言行矣而有不得祿者又何與

慎言行亦所以為學皆得祿之道也然君子修其在己而不求必于人故處順安常不計利而為善亦惟其理之所當為者為之而已矣

臣瞿啟甲呈進

見義不為無勇也是義不可以無勇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是勇不可以無義勇有義理之所為者亦有血氣之所發者無血氣以配義理故見義而不為無義理以養血氣故有勇則為亂見義不為者雖知義之當為而其氣不充則不足以配義故欲有為而不能以有為是謂無勇有勇無義者無知好勇而不裁度義之可否一切以不義行之故不期于為亂而不能不為亂是謂無義故義不可以無勇勇

尤不可以無義也蒼叢
有勇無義過於勇者也見義不為不及勇者也

四書待問卷之六終

臣瞿啟甲呈進

四書待問卷之七

臨江蕭鎰編

論語

八佾

夫子言夏殷之禮皆能言之而杞宋文獻不足徵若以殷因夏禮言之則不必待文獻為徵可也

所因是三綱五常固不待取徵若夫制度文為隨時損益者何限既無文獻雖聖人亦不能以

意度臆說也

夫子既曰吾從周矣何以又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

以中庸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為必當盡從周也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

夫子嘗言學禮矣至入大廟每事問所問果嘗學之禮與抑未學之禮與

禮無不在在家庭則有家庭之禮在鄉黨則有

臣瞿啟甲呈進

鄉黨之禮在朝廷則有朝廷之禮在宗廟則有宗廟之禮禱祠祭祀共給鬼神此禮之宗廟者聖人明眷所照其於宗廟之禮禘嘗之義固無所不知而所知者知其理而已至於制度之詳器幣儀衛之細藏之府庫掌之有司者聖人前此所未見則安能備識而周知故於大廟助祭之時每事而問然後為審是知聖人於禮固無不學而每事問者蓋欲致吾心之所知無不盡格事物之理無不到而豈有嘗學未學之分哉

自脩

告朔之餼羊國之大事也子貢未嘗有位於魯安得而欲去之

此見於師友講論之辭未必實司此事曾子問一篇自天子達於庶人無不講明何必身獲

里仁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而欲居九夷何也

欲居九夷蓋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臣瞿啟甲呈進

仁厚之俗莫先於此

聖人可以不擇而居在眾人則不可以不擇居蓋居陋邦唯聖人則可故所居而化不為陋所所移或者地夷人華又安知九夷不為仁里哉志於仁者能無惡矣則志於道者何以猶不免有惡衣惡食之恥

仁切於心志於仁則其功夫大段已是親切所以必無惡道字較寬凡人有志於學皆志於道也若所志泛而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

事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方志於仁未是行
得仁安能每事盡善以為無惡不識志
於仁便可無惡否

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一心向東去無
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志者心之所
之之謂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義以為
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何以

臣瞿啟甲呈進

不及仁

君子之於仁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故有仁以
為之體則義為之用義以為質則禮孫信三者
又義之用仁統乎義言義則仁在其中矣

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而曰君子而不
仁者有矣夫則君子猶有不仁者乎

仁者本心之全德天理之自然唯其心存而不
放則渾然天理自無一息之間斷所以為成德
之士然天理不常行則仁或有時而不存雖以

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是以君子貴乎操存也然君子固有不仁之時亦未至如小人之全不仁者有矣夫者謂無而或有之辭未有小人而仁者則小人之必不仁也審矣固知君子不仁一章蓋為小人發也

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顏子特三月不違仁者顏子將不得為君子乎

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者夫子勉人為仁之辭若顏子則已造至處不違仁者心無私欲而有

臣瞿啟甲呈進

其全德三月所以言其久才有間斷隨復接續此與聖人未達一問君子不足以言之也

子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則好仁之人無以加矣而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則好仁者亦有蔽與

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故有好之而實者有好之而未實者論語兩言好仁其曰好仁無以尚之者言好仁之人真知仁之可好哉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是好仁而實者

也其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者徒言好仁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必有所蔽其好之而未實者與集註以真字徒字言之義可見矣夫子嘗亟稱顏子之好學矣而子路則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也先儒謂顏子正是好仁之人子路勇於義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耳好仁而蔽夫子為子路不好學者言之也好仁者豈有蔽與夫子生知之聖而未嘗不好學故好學如夫子則無待於好而自無不仁好學如顏子則真知

臣瞿啟甲呈進

仁之可好以至於仁若子路則不免蔽於愚矣蓋好之而未實者也故程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蒼叢

好仁者必惡不仁惡不仁者必好仁而曰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則好惡必有輕重矣

好仁者天資溫和寬厚其知仁之可舉舉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天資剛毅勁直真知

不仁之可惡惟恐不仁者得以加乎其身如顏子正是好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唯其好仁之分數多孟子正是惡不仁之人豈不能好仁唯其惡不仁之分數多論其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其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惡之皆成德之事此夫子所以歎其未見

以天資言好仁者較渾厚然好仁而未至反不及惡不仁者之有力蓋惡不仁者天資剛毅行

臣瞿啟甲呈進

之果決真如惡惡臭之惡唯恐惡臭之及身有壁立千仞之意

人唯不能無偏重處故其所就亦必於其一重處得之雖聖人以好惡分輕重然有能用力于此則好仁者所行皆仁惡不仁者所行亦皆無不仁矣其所至一也

觀過斯知仁矣君子依乎中庸仁者且有過乎

此言觀人之過足以知夫仁之所存君子雖過

于厚過于愛而不害其為仁也周公使管叔監
殷而管叔以殷畔昭公取于同姓而孔子以為
知禮是聖人且有過矣然周公過於愛其兄孔
子過於厚其君是乃所以為仁也故曰觀過斯
知仁矣

過於厚過於愛處即其仁可知過于薄過于忍
處即其不仁可知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則包與仁不仁而
言之下文觀過斯知仁矣則又專言仁
何也

言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則厚薄愛忍自無不包
言觀過則自觀觀人亦無不備言斯知仁則仁
與不仁皆在其中矣故程子尹氏皆通論之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何以志於道
者猶有恥惡衣惡食之累

求安飽者適乎口體之實而已恥惡衣惡食者
非以其不可於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
而自慙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

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致卑凡
又在求安飽之下矣志於道而不免於此其志
可知

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才着求字氣
已不貫

於人則不可求於己則不可不求所謂君子之
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孔門弟子聰明敏達者多矣何獨以一
貫語曾子子貢

臣瞿啟甲呈進

曾子有踐履篤實之功子貢致博文強識之力
曾子行得到子貢知得到而皆未知其理之一
故夫子獨告之則二子之外諸子所至又可見
矣

一以貫之夫子之告曾子子貢不同二
子領會遲速亦異

知之博者不知行之篤曾子蓋篤行者夫子知
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故直呼其名而告之曾
子果能默契其旨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子貢博

學多識夫子欲其知所本故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猶未能如曾子之一唯也然其積學功至於此亦將豁然有得矣先儒謂曾子是從源流下子貢是從流沂上及其至之一也告曾子是直指其心而告之告子貢先發其疑而告之曾子守約故其悟速子貢務博故其心疑聖門師友告語之際自是不同

一貫之道曾子質魯而應之速子貢之達乃若未喻

臣瞿啟甲呈進

曾子務內而守約其於聖人用處篤信力行此質魯之效也所未達者體之一耳故一告之則唯而無疑子貢方人而以言語稱夫子謂其億則屢中其為明達可知矣然學博者多不能守約務外者必不肯力行其於性與天道雖能聞其所以然未必能體其所以然故猶未免以多學窺聖人也其不速喻也宜哉

夫子之於參也所以達其至於賜也所以迪其歸

凡人之性魯鈍者其力專而明者其見遠見遠者能博而闕于事情力專者時敏而篤於行實此二子之於一貫所以喻之有遲速也蒼藂

夫子告曾子子貢一貫則同何以有知行之異

以忠恕明一貫驗得是行以學識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分彼此但向人語處入門各自塗轍耳

曾子聞一貫則曰唯可謂應之速而無

臣瞿啟甲呈進

疑者夫子何以稱為魯

孔門弟子聰明才辨不為少矣而一貫之旨唯曾子為能領此而曾子質魯之人耳蓋質之魯則其為學也誠篤故于聖人日用之道無不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唯其未能知道之全體然用力之久將有所得故夫子告之以一貫之道曾子果能默契其旨對以一唯曾無留難此其所以繼往開來唯曾氏之傳為得其宗也故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夫子言一貫曾子何以言忠恕

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日用之道蓋已觀省而服習之惟其未能即此以見夫道之全則不免有二然用力之久亦將有得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曾子於是默契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非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門人有問而曾子以忠恕告之者蓋以夫子之道不離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

臣瞿啟甲呈進

本末上下皆所以為一貫一貫是夫子無為之終始忠恕忠恕是曾子用力之一貫退一步言之也

曾子聞一貫之旨雖有得焉而難以告人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推明之使門人之易曉也忠即一恕即貫一本萬殊也一貫聖人之事忠恕學者之事一貫是包忠恕而言忠恕是明一貫之旨一貫是無為之忠恕自聖人而言也忠恕是用力之一貫自學者而言也曾子蓋自

一貫放下一級言之是忠恕未可謂之一貫自忠恕可以至於一貫耳先儒謂曾子之告門人亦猶夫子之告曾子然曾子聞夫子之言則曰唯門人聞曾子之言未有領會者亦無問焉是則夫子曾子之告則同而曾子門人之聞則異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果足以盡夫子之道乎

忠恕一貫自其體而言辭雖不同本旨無異自

臣瞿啟甲呈進

其用而言則一貫乃聖人事忠恕特學者事耳忠恕二字謂之一盡貫之者固不可然中心為忠有一之義推是以及人為恕有貫之義學者則謂之忠恕聖人則謂之誠仁程子又以維天命於穆不已言天之忠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言天之恕然則天地是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箇無為底忠恕學者是箇有心底忠恕其實歸於一而已

四書待問卷之七終

臣瞿啟甲呈進

四書待問卷之八

論語

臨江蕭 鎰編

公冶長

漆雕開曾點言志不同何以皆謂之已
見大意

大意是大綱功夫所見大綱則於細密處必有
所未盡曾點志大見處甚高故下視天下之事
皆所不屑為漆雕開見道分明而自信不及未
能必其力行之所至以所見言則點高漆雕開

所見於開以功夫言則皆未精密故止見大意耳

曾點所見在知漆雕開所見在行曾點氣稟高明見得上一截故能言而行或不掩漆雕開氣質貞固見得下一截故雖信而不敢自信皆謂之已見大意者先儒謂大意是大綱功夫大綱雖已見得而於理未精密也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裁又曰野哉由也由之瑟奚為於某之門及門人不敬子路則曰由也升堂矣所謂升堂其事安在

臣瞿啟甲呈進

子路好勇蓋有不當強而強者浮海之喜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正名之對不能闕疑而卒爾妄言也北鄙殺伐之聲氣質剛果而不足以中和也然其見義勇于必為如唯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喜則其所學已造乎高明正大之域聖人於門弟子未嘗不抑其所過亦未嘗不與其所至抑其所過使之懲其失而必改與其所至使之進於學而不懈此聖人是非之公欲人之遷於善也

孔門弟子如由求赤夫子未嘗許之以仁何

謂以如其仁與管仲

仁者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才有私意便不是仁三子豈果全不仁者但未能有以盡勝其私所謂日月至焉者耳管仲之心豈是純乎天理者但有仁者之功在天下後世亦不可揜故以仁之全體而言則三子猶未足以當之以仁者之功而言管仲其庶幾乎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以子曰性相近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亦嘗合性與天道言之而人之

臣瞿啟甲呈進

所以受乎天天之所以賦乎人其相與之妙理愈精微而旨愈淵奧有不可得而聞者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有是言也

管子不與令尹子文陳文子以仁何以獨許管仲

子文相楚所謀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事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則其心未免于私而其不仁可見管仲之時勢楚勢日張少緩治之則中國皆為被髮左衽之歸管仲有仁之功自

不可揜比之二子所謂彼善於此者故曰如其仁如其仁者言誰如其仁也

子文文子之忠清夫子不許以仁比干伯夷之忠清則許以仁

比干至誠惻怛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伯夷從父之命有以合夫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其心渾然全無私欲之累雖無諫紂讓國之事已是仁人子文文子但各因其一事為忠為清而其為人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故止謂之

臣瞿啟甲呈進

清而不得謂之仁蓋比干伯夷之忠清而謂之仁者以其心而言子文文子而止謂之忠清者以其事而言

季文子三思子曰再斯可矣是不以多思為尚也而曰君子有九思何哉

三思而後行者一事而三思君子有九思者九思各專其一薈叢

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及言狂而不直則曰吾不知

狂者進取進取者不為枉曲而直可取也則巧偽生於其間併與其可取者亡焉為無足望矣

孔子言小子狂簡欲歸而裁之然後來曾皙之徒弔喪而歌全似老莊不知聖人裁之之後何故猶如此

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曾皙

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而夫子稱其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何與

子路之願蓋與物公共之意而不恃不求乃其素行

臣瞿啟甲呈進

故衣敝緼袍立于狐貉之側而不恥使其有車馬輕裘必能樂與朋友共之固非勢利之所能拘者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然後能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顏子曾皙皆能嘗言志而夫子不以與點者與同可也

孔門言志有從心上言者有從理上言者從心上言則實有是心者其所行必切近而精實從理上言則得見其理者其所知必玄遠而高妙顏淵從心上言

者曾皙從理上言者論其氣象則曾西所言固高於顏子以其見理之玄遠而高妙也論其工夫則顏子所言無非確實以其用心之切近而精實也而夫子或與或不與者蓋夫子知顏子得之於平日其知曾皙得之於一時得之於平日者不待與之而自無不與得之於一時者不與之則無以見其與已之志同也他日有曰賢哉回也又曰有顏回者好學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非與之之深何以至此

臣瞿啟甲呈進

雍也

夫子稱顏子為好學而曾問諸子不與焉乃以敏而好學稱孔文子文子與顏子其是班乎

哀公君臣以弟子好學為問則所答者好學故必不遷怒不貳過如顏子乃為真好學子貢以孔圉謚文為問則所答者謚文故因謚法勤學好問為文以見文子之文乃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之文非經天緯地之文蓋不以好學言也薈

有窮理盡性之學有記誦文詞之學自聖門而言非窮理盡性以至聖人之道者不得謂之好學此顏子所以獨稱而閔曾諸子不與焉自衆人而言則凡誦記文詞勤學善問者皆可謂之好學此孔圍之可能而閔曾諸子以此為不足言矣

子華使於齊禮人臣無私交束修之間不出竟夫子恐無私使鄰國之義

子華之使乃師友之禮親故之間非必私交隣國此未必為大夫時事如孔子將之楚先之以子貢中

臣瞿啟甲呈進

之以丹有及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皆使之類也

子謂仲弓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與答仲弓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同文或者以為教之以取人廣大無方之意如何

仲弓焉知賢才而舉之之語則其於取人之方或者未廣夫子既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語之矣若犁牛之喻則非與仲弓言之南軒引後章言之蓋為回護不欲言仲弓之父不肖耳而謂以此語仲弓則非也二章意自不同

冉閔同以德行名閔子辭費宰而仲弓宰季氏

君子之行不必盡同孟子論夷惠可見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

孔顏之樂自是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自無一毫之累所以為樂然樂在其中則是自然之樂不改其樂尚有不改工夫未免有意略與聖人不相似然未達一間耳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優游自在無適而不

臣瞿啟甲呈進

自得故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子貢貧而無謫能知自守矣及聞夫子貧而樂之言又引詩以明之夫子既與其可與言詩矣而子貢不如顏子何哉

顏子亞聖之資知行兼盡其所樂者蓋所自有子貢知有餘而行不逮故于夫子之言雖有得為未必實能樂其樂也故視顏子自以為弗如夫子亦與其弗如

顏子之樂與曾皙浴沂詠歸氣象如何
六軍在前萬務在後聖人曾次氣象常如此顏子同
乎聖人者也曾皙却不能常如此為其志大而行不
揜所以做不到頭

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亦有小人者乎
君子循天理故其為學唯欲得之於己小人徇人欲
故其為學唯務求知於人為入而學君子之儒必不
如此君子小人以對舉言之君子儒為己則為人者
可知其為小人然究其所以分則天理人欲毫釐之

臣瞿啟甲呈進

問耳

乞醢之直夫子不取孟子反策馬之言得無
近于不直乎

夫子以其不伐言之策馬之言反以信其不伐也故
不為孟之反則為證羊矣豈得為不直乎

何莫由斯道何莫學夫詩同異

何莫二章之義正同故集註以何故乃不由此道釋
之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者之不能不由道
則出之悖理犯義而不由道也多矣又何說以該之

耶

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司馬牛問
仁子曰為之難反答原憲克伐怨欲不行之
問乃許其難而不許其仁

樊遲粗鄙近利故教之以先其事之所難後其事之
所得司馬牛多言而躁故教之以於言必有所忍而
不易發欲使為其所難以至於仁也人有克伐怨欲
而能制之使不行謂之難能可也謂之仁則未也上
二難字以進德言下一難字以學力所至言

臣瞿啟甲呈進

樊遲未能為仁之難故告之以先為其所難司馬牛
未知為仁之難故告之以為之之難使之勉其所不
能而不敢輕以為易原憲已能為其所難而疑以為
仁故許以為難使之去其餘累以至於仁是難者所
以為仁而非仁也

諸子問仁夫子答之不同則然矣樊遲三問
仁而答各不同何也

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然也樊
遲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然也聖人

教人如化工之妙物各付物而已

樊遲問仁者三夫子答之其說不一抑有先

後乎

聖人教人必因其學之所至而發之樊遲粗鄙近利故因其問仁而先告之以恭敬忠之說使之存心養性積中而發外次告之以先難之說使無計獲之心至於愛人則又以仁之用言之聖人教不躐等於此可見

恭敬忠自始學至於成德皆當如此仁之體也先難

臣瞿啟甲呈進

後獲乃恭敬忠之積于中者所為若非恭敬忠則先難後獲可無措手愛人則恭敬忠之施於用者

胡氏以恭敬忠為先先難次之愛人最後蓋非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所謂先難無可下手既恭敬忠又先難後獲至於愛人則其用之發於外者是以胡氏之言雖無明徵而其理則先後之序固當如此

博施濟眾修己以安百姓堯舜果以是猶為病乎

堯舜在上能保天下無窮民否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憾見得道理無窮聖人之心固自以為未足也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博施濟眾修己以安百姓
豈非堯舜之所欲一有不及即是此心之病苟語治
己足便不是聖人

告子貢以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
達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仁一也而說
何以不同

子貢見夫子不輕以仁許人故舉博施濟眾以見其
所問之大夫子恐其不切於己也故言立人達人以

臣瞿啟甲呈進

見天理周流而無間若克己復禮唯顏子為能領此
然克己復禮為心之德立人達人為愛之理克己復
禮已包立人達人之意立人達人亦具克己復禮之
理要在人分別之而已

夫子答博施濟眾謂仁之問則曰堯舜猶病
及顏子問仁則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博施濟眾聖人之功用克己復禮為仁之本體功用
在人不能必其普徧故堯舜猶病天理在我則克己
復禮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子貢好為高遠而已

博施濟眾為仁則愈難而愈遠顏子心不違仁故能
因是以求勝私復禮之目直以為己任而不疑此又
二子問學淺深之效也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以字推字體
認自明若能近取譬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固是恕至於欲立欲達與吾亦欲無加諸人
集註謂狀仁之體然不說欲字便似有勉强
之意如何

仁者己私消盡中無障礙故說己即人便在不待以

臣瞿啟甲呈進

類而推所謂以己及物也恕者方欲滌去己私尚有
障礙因己而後及人待以類而推所謂推己及物也
仁恕皆是與物公共之意但仁者見得快恕者見得
遲凡言欲者皆是己所欲之欲正是以己所欲者則
施之於人若言有勉强意則當云己立而欲立人已
達而欲達人經文却不如此

四書待問卷之八終

臣瞿啟甲呈進

